

葉榆

高考



是葉菲葉

2026年的高考結束了。十年寒窗，總須一博。高考只有短短的三天，可是為了這三天的高考，孩子們付出了多少辛苦和努力。背後的無數家長更是付出了金錢和陪伴，鼓勵與耐心。知識可以改變命運，這是大部分學子和家長的信念。雖然科技改變生活，AI替代人工，智能化提升了生活的品質。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，所有的AI和智能，都是人的大腦設計出來了，最終還是人腦控制電腦。所以，說讀書無用論的人，情商並不高。也許有個例，大字不識的人事業也成功了。但是機率很少。

一場高考，考的不止分數。而是年輕人的選擇和認知。如果考上心怡的大學，走出去，才能看到更加廣闊的世界。把父輩不曾看見的路，勇敢的邁出去，高考都是寄予了家人的希望，也是圓了父母的夢想。大學的生活，讓孩子學會了獨立，離開父母的保護，可以好好的照顧自己。放手讓孩子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片藍天，才能自由翱翔！

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孩子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，讓他們樹立了對未來的目標。讀書，一定是為了自己日後在人生中有更多的選擇。當一個孩子呱呱落地到走上高考的那天，父母花費了多少的金錢和心血。只為了孩子可以擁有更遼闊的天地，可以自食其力。一代人托舉一代人，都是希望孩子的人生比我們過得更好更鮮活。

雖然高考成績不能定義人生。若是金榜題名，就是離自己的人生目標更進一步了。如果名落孫山，選擇生活的機會就少一些。除非你是富二代，父母可以拿錢砸讓你去做生意，拿錢去揮霍青春。畢竟時代不同了，以前大家的條件都差不多。現在就是徹底拉開了距離，每個圈層都劃分得清清楚楚。讀書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但是高學歷一定是你通往優秀圈層的人場卷。

高考結束，塵埃落定。祝福天下所有的學子們都能夢想成真，收穫勝利的快樂，迎接你們燦爛的未來！

高俊仁

輕舟已過萬重山



世相漫筆

2026年5月的中美北京元首峰會，為跌宕十年的中美博奕寫下歷史性註腳。回望十餘載風雲，中美關係從深度磨合走向全面對峙，再重理性管控與有限合作，完成一輪歷史輪迴。過程鑰定特朗普「造局者」與「破局者」的雙重身份，釐清美國十年反華共識的緣起、固化與瓦解，道出樸素真相：中美冰封由人為製造，破解亦需溯源。輕舟過萬山，並非偶然緩和，而是歷史閉環下的必然轉折，更是中國實力托舉的時代變局。

1972年至2015年，中美處於穩定的戰略接觸時代。尼克松破冰開啟四十餘年融合，美國主流精英抱持「經濟捆綁、制度同化」的幻想，試圖通過經貿合作漸進改變中國。彼時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，僅為輕度制衡，未顛覆接觸框架。

但隨著中國製造業升級、「一帶一路」推進、綜合國力躍升，美國戰略優越感崩潰，「中國崩潰論」讓位於「中國威脅論」，精英層戰略焦慮爆發，埋下對抗隱患。中美矛盾根源，是新興大國與守成霸權的結構性衝突，而非偶然對立。

2017年特朗普首任，成為中美關係轉向的分水嶺，亦是十年反華共識的締造者，真正的「繫鈴人」。他從四個維度系統搭建對華遏制體系：輿論上煽動民粹，將國內問題歸咎於中國；政策上發動貿易戰，推出實體清單與技術封鎖；制度上推動國會通過反華法案，將中國定為戰略對手；政治上打通兩黨壁壘，使對華強硬成為絕對政治正確。至此，反華思潮滲透美國各界，中美駛入對抗下行通道。

相較特朗普的激進造局，拜登政府扮演了被動固化者的角色。他全盤繼承對華遏制框架，保留關稅壁壘，打造「小院高牆」，拉攏盟友構建陣營化對抗。美國國會綁架行政權，兩黨反華共識徹底鎖死，建制派深陷反華慣性，無人可主動破局——僵局無解，唯有待破。

歷史特殊性在於：解鈴者正是繫鈴

人。2025年特朗普二度執政，對中國極限施壓，不但未果且遭反噬，終於回歸理性，並於2026年5月到訪北京，完成了對自己親手締造的十年反華體系的顛覆，成為打破美國政治正確、重塑中美關係的唯一變量。北京峰會的每一項突破，都是對過往對抗邏輯的反向重構：摒棄意識形態二元論，正視中國實力與核心利益，確立平等互利原則；主動管控台海分歧，降低地緣風險；回歸大國共治，擱置零和博弈。

特朗普的獨特價值，源於其反建制、重務實的政治底色。他不受華盛頓精英層的政治正確束縛，一切以美國實際利益為標尺。當他主動轉向對華緩和，長期固化的反華氛圍瞬間鬆動，農業州、工業資本、華爾街順勢呼應，十年全民反華共識快速瓦解，中美掙脫對抗枷鎖。

十年間，特朗普一手推高對抗峰值，一手終結博弈、推動回暖，完成了戲劇性的歷史閉環。但必須清醒：特朗普只是階段性變量，真正支撐中美跨越險灘的核心底氣，始終是中國數十年穩健發展與綜合國力的全面崛起。正是中國在科技、產業、外交、國防領域的全方位進階，讓美國單邊遏制失效，讓平等對話成為唯一可行的大國相處模式。中美成功跨越高危對抗期，邁入「機制管控、競爭共存、有限合作」的新階段。

當然我們無需過於樂觀。其一，特朗普的緩和是務實利益選擇，並非放棄對華遏制戰略，美國霸權思維與制度性反華根基未根除。其二，即便關係回暖，科技卡位、規則博弈、地緣競爭、話語權爭奪仍將持續——緩和不等於和解，管控不等於共生，長期競合常態不會改變。

但大勢已定，輕舟過萬山。十年風雨印證：大國關係走向，不由他國政客意志決定，而由自身實力與時代潮流定義。中美告別極端對抗，是歷史的轉折，更是實力的迴響。

前路既有合作春光，亦有博弈風浪，中國唯有堅守戰略定力、深耕自身發展、從容管控分歧，方能在百年變局中穩舵前行，推動大國關係行穩致遠。

鄭亞鴻

泉州華僑大廈憶舊



談今論古

泉州華僑大廈位於泉州市區中心鯉城區百源路，東眺風光旖旎的百源清池，南臨著名的泉州府文廟，1961年籌建，1964年建成，樓高5層。華僑大廈不僅是當時華僑、港澳同胞回鄉的「第一站」和住宿地，也是泉州地標之一。相信很多華僑、港澳同胞對它都不陌生。

華僑大廈建成至上世紀80年代初，泉州人的居住條件還較差，多數人住房擁擠，特別是衛生間設施更簡陋，農村入廁條件更差。而泉州當時的高檔酒店只有華僑大廈一家，所以，華僑、港澳同胞回泉探親，都住在華僑大廈。

記得在上世紀70年代，我在菲律賓的二姨一家首次回國探親時，就住在華僑大廈。我們陪母親到華僑大廈，和離別幾十年的二姨歡聚。堂親、菲律賓菲華商聯總名譽理事長鄭龍溪先生回國時，我也陪我父親到華僑大廈看望他，並和他座談。香港的表兄表嫂幾次回泉時，也都住在華僑大廈。那時，海外華僑、港澳同胞和大陸親友團聚和送別的感人場面，每天都在華僑大廈重現。

改革開放後，舊華僑大廈改成了後來的金泉酒店，成為泉州首家中外合作經營的涉外酒店。新的華僑大廈建在旁邊的泉州府文廟魁星樓(尊經閣)舊址，於1978年動工，1984年正式開業。這座四星級酒店共12層、高40.3米、擁有210間(套)客房，配備了

電梯，是當時泉州市區首座真正意義上的高層建築，與東西塔成為泉州的標誌性建築。它也是改革開放初期泉州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，還與百源清池組成一道美麗的風景線，吸引很多泉州人到百源清池畔以新華僑大廈為背景拍照。

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，泉州發生了巨大變化，如今高檔酒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。華僑、港澳同胞回鄉住宿有了很多選擇，甚至可以住到親友家裏，華僑大廈不再是住宿唯一選項。而各階層的人也可到華僑大廈住宿和用餐。我和家人、老同學、老同事的聚會就選擇在華僑大廈。

2023年，為古城保護修復規劃需要，鯉城區政府提出恢復府文廟原有規模和格局的規劃。根據規劃，將拆除華僑大廈，在原址復建魁星樓等歷史建築，項目期限為2025—2030年。華僑大廈將遷至原鯉城大酒店。新酒店將在原鯉城大酒店及周邊用地項目上建設，打造為五星級酒店，同時保留「華僑大廈」的歷史底蘊。

泉州華僑大廈，這座充滿僑鄉特色的酒店，見證了泉州的改革開放和發展，見證了僑鄉60餘載的歷史變遷，承載著幾代泉州人的記憶，也承載著海外華僑、港澳同胞的鄉愁。

作為國家為華僑建的涉僑建築，不論它如何變遷，都具有獨特的文化遺產價值，在泉州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(2026年6月14日)

黃振宇

螃蟹解毒醫案

——中醫藥文化雜談之三



特稿

崔默庵是清初康熙年間安徽太平縣甘棠，也就是今天黃山市黃山區甘棠鎮人，當時在當地坐堂行醫，還開設藥舖。他醫術精湛，診病向來細緻入微，倘若沒能探明病因，便會連日琢磨、反覆診察，非要找到病根方才罷休。由於他開方用藥往往一劑見效，當地人都稱他為「崔一帖」，在徽州、池州兩府都享有很高的名望。

晚清陸以湑所撰的《冷廬醫話》中，記載了這樣一則醫案：有一名新婚不久的年輕人染上痘疹，全身浮腫，臉部腫脹尤為嚴重，連眼睛都腫得睜不開。附近的醫生看過後都束手無策，家人便請來崔默庵診治。

崔默庵診脈後發現，病人六脈平和，只是脈象略微偏虛，一時間也沒找到確切病因。他思索了許久，遲遲沒法下筆開方。正巧此時崔默庵趕了遠路，早已飢腸轆轆，便坐在病人床榻前邊用餐邊思索病因。他見病人用手掰開眼皮望著自己吃飯，便開口問道：「你也想吃嗎？」年輕人回答說：「非常想吃，只是之前看的醫生叮囑我必須禁食。」

崔默庵判斷說：「你的病情完全可以正常進食，不需要忌口！」雖然病人已經患病多日，但脈象雖虛卻依舊平和，說明五臟六腑的正氣並未受損。不過病因仍舊一時難以辨明，崔默庵在房中沉思許久。無意間，他注意到這間新婚臥房裡擺的都是全新傢俱，仔細聞還能嗅到刺鼻的漆氣，頓時恍然大悟：「我找到病因了！」

他立刻囑咐病人搬離這間臥室，換到其他房間居住，又拿來幾斤新鮮螃蟹搗爛，敷在病人青腫的皮膚上。才過了兩三天，

病人就痊癒了。原來這位年輕人是之前生漆過敏，引發了急性接觸性皮炎，對他的幾位醫生都沒能查出這個病因。

關於螃蟹解毒的功效，歷代本草典籍早有記載。《神農本草經》中記載：螃蟹味鹹，性寒；歸肝、胃經，有小毒。其功效為：「續筋接骨，活血行瘀，利濕退黃，解漆毒。」

清代醫家張秉成所撰的《本草便讀》中也提到：「蟹鹹寒有小毒，能橫行經絡，解散瘀血，治折傷，續筋骨，內服外敷，皆有效，善解漆瘡。其黃能化漆為水，亦物之相制也。極能動風發毒，風家瘡家不可食之，不可與柿同食，有暴亡之慮。蟹爪又能墮胎，孕婦忌服。」

更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南宋洪邁所著的《夷堅志》。書中記載，宋代乾道五年（公元1159年），襄陽有個窮凶極惡的盜賊被判處死刑，後來朝廷特赦，改判為黥配之刑，也就是在犯人臉上刺字，再發配到邊遠地區服刑。州牧擔心盜賊發配外地後賊心不改，就用生漆塗瞎了他的眼睛，再押解發配。

押解人員途經荊門時，因為犯人眼睛受傷行走困難，便把他押到長林縣衙暫時停留。

押解路上，犯人賄賂公差幫自己找來石蟹，按照裡正教的方法用蟹汁滴眼，兩天後犯人的眼睛竟然真的復明瞭，只是視力略微受到影響。當時，洪邁的妹夫朱晞顏正好從當陽縣調任長林縣令，還親自去探視過這名犯人，證實了螃蟹解毒確實有效。

傳統中醫藥確實有其神奇之處，它是勞動人民在生活、生產過程中與疾病抗爭，就地取材、以身試藥，一步步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結晶。

賀彥豪

讀書不覺已春深



特稿

兒時，我懵懂無知，並不知曉圖書館為何物。只記得影劇院廣場與車站候車室旁，有不少流動書攤。有些電影觀眾和等車的旅客來得過早，就會去那兒借本書來消磨時光。

我印象中的圖書館是這樣的。平時喜歡看書或連環畫，就到街上的借書店去借閱。借一本小人書，大概1分，2分，5分不等，物有所值，主人憑書本的厚度論價。小小的借書店立著兩個大書架，放著幾張連環畫的封面，借書是只需要說出封面下的號碼，主人便從書架上取下來，即方便又簡單。我一坐下來就津津有味地看起來，一本薄薄的連環畫往往翻它好幾遍。借書店成了我假期和星期天的好去處。「兩耳不聞窗外事」，直到太陽下山了，口袋裡的零花錢花光了，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。主人見我喜歡看書，有時也免費借給我。

我與書結緣，由來已久。8歲上學，接受「早期教育」，我雖頑皮好動，但各門功課皆能取得滿分。上中學時，正值「文革」，學校的圖書館被查封，無書可讀。

好在我的宿舍堆滿了各種雜亂的書籍，一有空閒，我便從書堆裡翻出書來，偷偷閱讀。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，看書也可能會惹來麻煩，我只能將求知的渴望深埋心底。

走進圖書館，我總有一種如置身大海般的開闊之感，所有的煩惱憂愁都煙消雲散。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，大街上車水馬龍，人如潮湧，人們攜手結伴走向公園，電影院，歌舞廳……而我卻騎車直奔市圖書館，尋一處清淨角落，靜靜讀書。在那裡，我尋回失落的時光，找到照亮人類未來的光明。

那時我還在外地工作，每次回家探親，總會往圖書館跑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有時一本書還沒看完，圖書館就到了下班時間。因為我常去借書，結識了一位管理員大姐。她為人誠懇、熱情善良，見我如此愛看書，便破例允許我帶書回家，次日準時歸還即可。久而久之，大姐對我十分信任，對我說：「你喜歡什麼書，就自己去書架上挑選吧。」就這樣，我成了圖書館的熱心讀者。圖書館有新書上架，大姐總會第一時間告知我，讓我先睹為快。

在這期間，我閱讀了法國莫泊桑、

梅裡美、都德、小仲馬還有蘇聯契訶夫、普希金以及我國魯迅、巴金、艾青等國內外著名作家的一些作品，受到了知識的熏陶、文學的滋養和心靈的淨化。圖書館賦予我豐富的知識，讓我的業餘生活過得充實。於是，我心中湧起寫作的慾望，開始嘗試寫文章，也發表了一些作品。

後來我調回泉州，下班後依舊愛往圖書館跑。

每次我都帶著一大摞書，其中有莫泊桑的《俊友》、梅裡美的《高龍巴》、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、魯迅的《故鄉》、巴金的《家》、契訶夫的《第六病室》等等。尤其是莫泊桑的《人生》，這部小說通過一個貴族家庭的衰落和解體，描寫了少女約娜的一生，揭示了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對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影響。讀完這部小說，我深受心靈震動與慰藉，也明白了人的一生活短，應珍惜美好時光。

約娜一生幻想忠貞的愛情、幸福的家庭、孝順父母，然而一次次被丈夫欺騙，幻想不斷破滅，她的人生終究是一場悲劇。約娜心中甜蜜與苦澀交織的複雜感受，讓我思考活著的意義。莫泊桑的小說啟發了我，讓我對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全新的認識。

他的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，讓我百讀不厭，像《羊脂球》、《項鍊》、《我的叔叔於勒》、《西蒙的爸爸》、《兩個朋友》等，只要是他的書，我都曾想盡辦法弄到手。

於是，別人都稱我為「書癡」。我喜歡書，褲袋裡總是插著一本。上班時，若廠裡沒活兒，別人在聊天，我便偷偷從褲袋裡掏出書來閱讀。讀著讀著，便被書中主人公的命運牽動心神，眼淚不知不覺流下來。有人譏笑我：「如今是市場經濟，人家忙著賺錢，你卻整天抱著書本過日子，累不累呀？」我一臉苦笑，無語以對。

有一次，廠長到車間，一眼看見我躲在角落看書，滿臉微笑道：「我看該給你換個工種了，有沒有看書的工作讓你去幹好了。」話音剛落，車間裡便爆發出一陣哄笑。

我紅著臉低下頭，心中五味雜陳。後來，我調到一家大型國有建築公司，擔任《企業報》編輯、記者，終於幹上了與文字打交道的工作。

從此，我更加熱愛閱讀。閱讀照亮我人生的希望，培養了我的思想，提高了我的文化素質；而寫作卻讓我的生活更加充實，有趣、瀟灑。我朝耕暮耘，持之以恆，在各級報刊上發表近兩百多萬字作品，出版了12本書，還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。

所以，我認為：人這輩子，無論貧困潦倒還是腰纏萬貫，無論高官厚祿還是平民百姓，知識都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財富。不學不問，便會稀里糊塗；又學又問，才能清清楚楚。如此，人才會活得明白、活得透亮。